

都市  
言情

白领李海涛爱上了夜总会小姐叶子，叶子拥有令人惊艳的美貌和一颗脆弱的心，因为受过男人的伤害而不肯轻易付出感情。李海涛用自己真诚而独特的方式打动了叶子，但世俗的偏见和人为的磨难却使他们的爱情一波三折。与此同时，叶子的朋友小玉也疯狂地爱上了李海涛，并不惜一切代价来拆散他们。最终叶子选择了悄然出走，而机关算尽的小玉因得不到爱情而绝望自杀……

## 这家夜总会美其名曰“钻石人间”

“给我一支烟。”她说。这是她冲我说的第一句话。

灯光摇曳的舞厅里，我看到她美丽的脸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她是这儿的小姐；如果我没有走眼的话，她是我今天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，甚至，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面对一个美丽得让人心颤的面孔。

我25岁，在中关村一家知名公司做华东地区销售经理，没有结婚，也没交女朋友，身边只有一帮跟我一起疯玩的傻哥们，吃喝赌（除了嫖）什么的。所以，我尚有大把青春和闲钱可以挥霍。

这家夜总会美其名曰“钻石人间”，不仅仅在北京，据说它的大名已经响彻了整个中国乃至东南亚。

我不常来，来了也只是坐在舞池边儿欣赏这群出了名的活色生香。我从没叫过小姐坐台，一个原因当然是我年轻，虽然相貌难及潘安宋玉，但也自认仪表堂堂、气度不凡，没必要花钱让女人陪我，另一个原因嘛……这儿的坐台费也忒黑了点。

在微亮的火光下，她用打火机点燃555，我不禁偷偷打量着这张脸。她明眸香腮，美发如瀑，巧施淡妆的脸上毫无瑕疵。

我随口问了一句：“哎，你腰围多少啊？”“一尺六市尺，21英寸，54公分！”她红唇轻启，报出一堆数字。我大笑，这小娘，有点意思。远远看着她她在舞池中跳舞，一条紧身的蓝色连衣裙将她凹凸有致的曲线裹得一览无余，这个女孩子是聪明的，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绝好身材对男人有多么大的杀伤力。我拽住一个服务生，盯着舞池那边问：“那女孩叫什么？就是那个穿蓝裙子的。”“哦，先生不常来吧？叶子嘛，大名鼎鼎的……”叶子，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应邀去一家迪厅，到了以后才知道原来是哥们儿张博过生日。后来我在吧台上拿着一罐可乐看美眉。“嗨，给我一支烟。”哈，居然又碰到她！“这么巧啊？你不上班了？”我有点兴奋，脑子里立马闪现出“缘分”两个字。“要喝点什么吗？你一个人？”“不喝了……跟我女朋友来的，她去泡靓仔了。”她随手一指，我看见舞池里晃动着一团金黄色的头发。

“你不去泡？”我喝了一口可乐。她扬了扬眉毛，“我在泡你啊！”说完哈哈大笑。冷不防她冒出的这句话，使我突然领悟到“狂喷”的感觉，从鼻子里喷出来的可乐几乎全喷在

面前这个美人雪白的胸脯上，她在片刻惊讶之后，看着被呛得直淌眼泪的我笑弯了腰。

理所当然的，我们互留了电话号码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对我而言，她只是一个漂亮女孩，一个月场上游刃有余的漂亮女孩。

第三天，我接到她的电话，在凌晨1点半。“嗨，你睡了吗？哦，没睡太好了。我刚下班，饿了。你在哪儿呢？请我吃饭吧。”我从床上一跃而起：“得，我去接你。”我一边穿衣服一边骂自己贱货，本来嘛，就算是天仙我明天也得上班啊，除了贱我还真想不起别的词儿来。

我们约在一家湘菜馆。她坐在墙角的一张桌子边，穿了一件低胸的米色上衣，雪白的肌肤在灯光下晃得人有点眼晕。她微笑着看着我坐在她旁边坐下，伸出了右手：“给我一支烟。”我帮她点上，蓝色的烟雾裹住她的脸，在她厚重的脂粉之下到底有一颗怎样的心？

“哎，别不高兴啊，我随口问问的，好奇你为什么 would 做这一行？”“其实……说说也无妨，为了一段TMD爱情，骗人的东西，懒得再提啦。”也许是感觉到自己刚才有点失态，她莞尔一笑，主动答道。“哦。”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没敢再问下去。“你知道吗？”叶子把披散在肩膀的头发用一个发箍束在脑后，露出美丽的锁骨，“我第一天到‘钻石人间’上班的时候整个人都呆了，当时那种场合，那种心情……我拿到第一笔小费的时候，心里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……有点——疼！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。”接着她话锋一转，一改刚才脸上的阴郁，说道：“不过，你们男人到夜总会找小姐是图一乐对吧？其实呢，这么说吧，你逗猫玩的时候，能说得清是猫让你开心还是你让猫开心吗？哼哼，男人，有时候真的……呵……”

她轻蔑的样子，好像把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看透了，也好像风月场上摸爬滚打的她已经练就了一副金刚不坏之身。

但是我总觉得她身上有一种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的东西。到底是什么，我说不上。

那天夜里我送她回家，车到楼下，她侧过脸来说：“谢谢你啊，这么晚了陪我吃饭。”“荣幸荣幸。”我探过头去看了一眼外面的夜色，问：“要不要我送你上楼？挺黑的。”她同意了。

01

军民  
情深

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、气象万千的雪山、草原、湖泊，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，更有纯朴善良、忠厚热情、不畏艰险、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。或许，这里是人间天堂，是灵魂的炼狱，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存环境、生命极限的运动场。在这里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舟共济，谱写了一段情深意长、英勇悲壮、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。

## 几个人把扎西贡布抬到马上

那鹰缓缓地落到他的面前，“啾啾”叫了几声，振振翅膀又飞到他的前面。“奇怪！？”鲁万有嘴里嘟囔着四处张望。鹰在他的前方不停地扑闪着翅膀，鲁万有又四处看看，砾石静卧，风吹草动，草原呈波浪式地起伏，除了轻微的风声，草原安静地躺在雪山脚下。鲁万有正在纳闷，那鹰一声比一声响亮地尖叫起来。

“走，到前面看看。”鲁万有对站在身边的司机说。他大步流星地向前走了200多米停下，那鹰也停了下来，落到他的前面又是几声尖叫。司机被弄得稀里糊涂摸不着头脑，端起冲锋枪愤愤地说：“找死啊。”“你要干什么？”鲁万有瞪了司机一眼。“我吓唬吓唬它。”“这鹰不会凭空这么飞飞停停，前面一定有事儿。”鲁万有说过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。两人走了一公里多路，远远发现一个黑点。再往前走，黑点从一个变成两个，一匹牦牛焦急地摇着尾巴，旁边有个藏民半卧着身躯。见有人过来，他坐起来用力招手。鲁万有近前打量，藏民有五十来岁，由于痛苦愈显得眼角的皱纹像一道道深沟。他咿咿呀呀地说着藏语，两个人谁也听不懂。无奈之下，藏民指指他的腿，又反复打着不能走路的手势。鲁万有明白了，藏民腿上有伤。

“先背到汽车上去。”鲁万有弯腰去背藏民，司机抢先一步把人背在背上。鲁万有只好回身去赶牦牛。司机向前走了三百米来，便大口地喘起了粗气，连后面的鲁万有都听到了喘息声。“歇歇吧，营长。”说着话司机把藏民放到地上。“我来。”鲁万有把藏民背起来，走着走着，脚步也渐渐慢了。要是在平常的地方，凭鲁万有一米八三的大块头，背着这么个人走上三两公里是不会大喘粗气的。这里毕竟是海拔4500多米的高原，走着走着他的额头冒汗了。阵阵凉风吹来，鲁万有感觉不到一丝凉意。

“啾啾啾啾”，鹰又叫了起来。两人抬头一看，刚才给他们引路的鹰正在上空盘旋，前方不远处，有个人骑着马飞奔而来。近前一看，骑马人一眼就认出了鲁万有，他纵身下马跑了过来，问候道“鲁营长，扎西德勒。”鲁万有也认出了满面笑容的骑马人，招呼他：“多布杰，你好啊。”多布杰帮助他背上的人放到地上，鲁万有用棉袄袖擦着满头满脸的汗，气喘吁吁地问：“你咋来了。”多布杰用手一指天空，说：“扎西贡布的雪鹰把我召唤来的。”“他叫扎西贡布？”鲁万有说，“他的腿好像受了伤走不成路。”“那不是现在受的伤。”多布

杰说，“有年冬天，农奴主惩罚他在冰凌上一跪就是十几个小时，从那以后他落下了风湿病，一犯病两条腿就不听使唤了。”

几个人把扎西贡布抬到马上，牵着马来路旁的汽车边。说是路，只不过是车轮在荒原上碾轧的一条便道。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扎西贡布抬上汽车，多布杰骑上马，赶着那头牦牛，目送着汽车颠簸地驶去。

在翻译的帮助下，三连的医生老王弄清了病因、病情。正如多布杰所说，扎西贡布两腿的膝关节被冰凌冻伤长期没有治疗引发风湿性关节炎，膝关节肿大变形，两条腿已经肿了。王医生说：“连里无法医治，只有送下山。再拖下去恐怕两条腿就保不住了。”鲁万有沉吟着，又叫来连长刘富贵一起商量：“农奴主残忍地把他的两条腿折磨成这样，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，说啥都得管。”鲁万有的两道浓眉拧成了疙瘩，四方脸上，棱角分明的嘴唇抿成一条线，对机要员说：“给军区 and 团司令部同时发报，要求将这一患有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的藏胞送往南疆军区医院治疗。”

扎西贡布的那只鹰跟着汽车飞到三连驻地巴托，不停地在空中盘旋着，看着围成“田”字形的一顶顶帐篷，发出一阵阵叫声。扎西贡布听到鹰叫，在两个战士的搀扶下来到帐篷门口，对着天空“啾啾”地叫了几声，鹰一个俯冲落到面前，他向翻译说了几句什么，翻译很快拿来一块块切好的羊肉。那鹰吃了肉，飞到帐篷顶上四处张望着。太阳落山时分，多布杰来到三连驻地。他和干部、战士们是十分亲密的，来到炊事班见大家正在忙活着做饭插不上手，径直来到盖营房的工地帮助和起了泥巴。夜晚，他和扎西贡布同宿一顶帐篷。扎西贡布吃了几药，又用掺和着什么药的滚汤热水长时间敷过两个膝关节，疼痛减轻了许多，他让鹰卧在自己的身边，想了想，两手又把鹰捧起来，让它栖息在自己的头部前方。

清晨，太阳在雪山顶重又露出热情的脸膛，鲁万有掀起门帘走进帐篷，四方脸上荡着笑意。“多布杰，你能把扎西贡布的鹰和牦牛带回去吗？”“能呀。”多布杰问，“扎西他？”“随我下山看病。”鲁万有禁不住问，“那鹰通人性啦，它能和你走吗？”多布杰兴奋得黝黑的脸上放着光，像刚刚喝过酒一样。

11

